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语言哲学的发展须要引进和诠释,这是中国语言哲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本期刊发两篇文章:谢群以“语言批判”范畴为基点,开始系统研究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梅勇将生活世界理念初步引入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无疑,这些工作对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

——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一

谢群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学界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文章从语言批判的概念入手,分别对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批判思想的不同表现和它们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指出语言批判这一思想对当前语言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语言批判;前期维特根斯坦;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5 - 0023 - 4

Critique of Language: The Foundation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Xie Qu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earlier Wittgenstein focuses on universal language and criticizes ordinary language; later Wittgenstein reflexes what he opposed in earlier period. In fact, all of them can be unified into the Critique of language. As the foundation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 runs through all his works.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the concept-analyzing of Critique of language, and then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eriods. Finally, we endeavor to apply this research in current 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critique of language; earlier Wittgenstein; later Wittgenstein; accordance

1 引言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中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在语言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整个语言转向就发生在他的思想当中——前期的思想标志语言转向的真正开始,后期思想则意味着语言转向的完成。哲学家一生能提出一种原创性理论已经是难能可贵,但是他却提出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理论,可谓卓越超群。

学者们通常都极力维护自己的理论,即使是千疮百孔也不肯低头。他却在众人将他的思想奉为“圣经”的时候,激烈地进行自我批判,可谓超凡脱俗。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使得学者们更多地强调他前后期思想的差异,从而忽视他思想中从未改变过的核心——语言批判。

2 语言批判概念的引入

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没有对“语言批判”的详细

* 本文作者系黑龙江大学语言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界定和论述。一方面,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上的明晰,行文十分精炼;另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坚持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很少对概念进行界定。此外,维特根斯坦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语言批判思想——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解释。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必须对语言批判进行适当的界定。简单地说,语言批判就是对语言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涵盖了语言的许多方面,如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存在方式以及语言同世界和人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批判也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语言哲学的目的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人及人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李洪儒 2008: 4)。维特根斯坦就是通过对语言的批判来为人类的思想划界,以此来研究人的世界。

2.1 前期语言批判

“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这句话仅仅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中出现过一次,但它却是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指针(维特根斯坦 2002: 42)。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由语言写成的,语言是由逻辑组织起来的,那么语言背后的逻辑就是通约哲学的公约数,就是衡量哲学价值的‘货币’。这基本上就是《逻辑哲学论》包含的最核心思想”(李洪儒 2008: 44)。他的目标是寻找语言背后的逻辑形式,进而构造理想语言(universal language)。在哲学-语言-逻辑的体系中,语言处于中介的地位。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研究的重点始终是语言。因为无论是区分“可说”和“不可说”的划界思想,还是解释逻辑与世界同构的图像论,都是以语言为切入点的深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所追求的形式化的理想语言也是以语言为基础:一方面,语言表现着逻辑形式;另一方面,语言成为我们对世界理解的表达。离开语言,这一切将无法实现。因此,前期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哲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语言反思的基础上的,即语言批判。

前期维特根斯坦在康德(Kant, I)批判哲学的基础上运用划界思想,通过“中介”——型说,并借助逻辑分析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进而解决意义问题。虽然他并没有方法上的“原创”,但是这种整合方式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世界同构,预设所有命题在获得真假值之前必须具有真实条件。这种本体论性质的预设,为语言本体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外,对前期语言批判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后期语言观的理解,进而更好地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整体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后期思想是对前期所反对的一些观点的回归,也是对一些前期的观点和看法的保留。只有了解其前期的语言批判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尽管它们表面上差异很大,但毕竟都是源于维特根斯坦一人之手。在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时,应将其性格和经历

等因素考虑在内,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

2.2 后期语言批判

“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维特根斯坦 2005: 54)这段出现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中的文字成为维特根斯坦后期转变的口号。这一比喻形象地指出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的区别——理想语言虽然便于形式化研究,但是具有致命缺陷;日常语言尽管充满歧义,却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语言游戏说”(language-game)、“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和“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等一系列后期的核心概念,同语言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前期一样,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也没有对语言批判进行过集中的阐述,而是散见于《哲学研究》和《论确定性》等后期作品中。但是从这些零散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语言批判思想的影子。例如,在讨论意义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曾经给出这样一个例子:“红色的东西可以被毁灭,但是红色是无法被毁灭的,因此‘红色’一词的含义不依赖于某种红色的东西的存在……我们忘记了具有这个名称的是何种颜色,这个名称就对我失去了其含义;即,我们不再能用它来进行某种语言游戏了”(维特根斯坦 2005: 33)。这个例子表明,只有使用中的词语才具有意义,而不能进行语言游戏的词语不具有任何意义,因而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词语能否出现在使用中的分析,推导出词语的意义问题。在探讨意义问题的同时,也进行着对语言的反思。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大致地概括为从语言游戏出发,通过使用和规则,在破除心物二元论之后,最终使人们融入生活形式中。而贯穿这条主线始终的正是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反思,维特根斯坦既找到了一个判断意义的标准,又创造了一种澄清哲学困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的批判,他既保持了自己思想的延续性,又使自己能够在相同的维度下进行不同的反思。

2.3 语言批判思想的统一

从表面上看,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确实有很大不同。后期更多地将自己前期思想作为传统哲学的代表进行批判。唯一的不同是研究角度的变化,即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但应该指出,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他的前后两种哲学是完全对立的,更多的时候,这种形式上的不同掩饰了他思想内在的一致。事实上,无论是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表达思想的方式,这两种哲学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虽然后期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前后一致的。”(徐为民 2002)表面看来,从理想语言到日

常语言是一种截然相反的转变,但事实上二者都是在语言批判思想指引下的探索。因此,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统一于对语言的反思,即语言批判。

首先,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核心都是反思语言。前期从关注日常语言的不足出发,期望通过构建形式语言来弥补;后期“回到粗糙的地面”后,放弃对形式语言的奢求,力求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反思来解决上述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两种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前期主要是批判人们一直坚信的语言本质,澄清人们由于误解语言本质而提出的哲学命题;后期则是对前期语言观的反思,治疗人们由于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理智疾病。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一生始终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无论是对完美的理想语言的追求,还是对“粗糙的”日常语言的肯定,都表明维特根斯坦已经把哲学研究转化为语言批判。辛提卡(Hintikka, J.)在谈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时指出,“我们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系统地而且也是不痛苦地从他早期观点中发展出来的”(辛提卡2002:36)。例如,“任何经验命题都能够转化为一个公设——这也就成了一种描述的规范。但是我甚至不太相信这一点。这个句子太空泛了。人们几乎想说‘任何经验命题在理论上都能够转化为……但是‘在理论上’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它听起来太像《逻辑哲学论》的说法了”(维特根斯坦2003:244)。显然,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的基础是对前期思想的反思。

其次,在处理哲学问题方面,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有相似之处。当他提出“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这一命题的同时,也宣告一种颠覆性的哲学观的诞生——哲学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某种理论体系。前期他将哲学看做一种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而后期认为哲学是一种描述语言意义的活动。无论是对意义的澄清,还是对实际用法的关注,维特根斯坦始终坚信语言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本。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都彻底否定哲学是一种理论体系的传统观点,这是语言批判思想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从未承认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反而认为所谓的哲学问题都是误解语言和使用不当的产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是回答问题,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消解它们。尽管这两种活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从语言批判的基点出发对语言进行的探索,因而具有相同的性质。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是对“语言批判”思想的合理延伸,而他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则是对“语言批判”思想的有效实践。

再次,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深刻源于对前期的彻底反思。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写道:“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作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维特根斯坦2005:2)。为此,《哲学

研究》一开始便使用了30多页的篇幅对自己的后期思想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介绍采取了同《逻辑哲学论》相互比较和对照的方式。显然,他的后期思想是建立在反思前期的基础上的。此外,《哲学研究》中探讨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来源于对前期思想的批判。例如,前期的核心问题——意义问题是后期的理论出发点。前期维特根斯坦关注的问题是命题和词的意义是什么?他尝试通过对形式语言的分析来澄清意义的问题,但最后却发现无法解决原子命题的问题。原子命题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对应物,这成了逻辑图像论的致命弱点。1929年,重新回到剑桥的维特根斯坦吸收了威廉·詹姆士(James, W.)的实用主义观点,认为命题不一定与现实世界相对应。“句子、假说是同事实相联系的,这种联系多少有点松散。在极端的例子中,联系不复存在,事实可以恣意孤行而不与句子发生冲突,那么句子、假说也就失去了意义!”(维特根斯坦2003:274)很明显,后期维特根斯坦反思这种前期对意义的解释观,认为意义的问题应该通过描述的方法来解决。意义就在于语言的使用。他要做的就是对语言的用法进行描述,以此展现给人们看就足够了。而思考语言的使用就不得不考虑“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因素,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人就是通过对语言的使用来认识世界。由此可见,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语言仍是介于人与世界之间的桥梁。维特根斯坦关心意义问题的宗旨还是语言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最后,从维特根斯坦对前人的继承关系中,也能折射出他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王路谈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时认为,在弗雷格的影响下形成了早期维特根斯坦,而脱离了弗雷格的影响,形成了晚期维特根斯坦(王路2001)。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也并非绝对,因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弗雷格的语境原则思想。前期维特根斯坦刻意强调自己的语言批判与毛特纳(Mauthner, E.)的不同,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毛特纳思想的回归。后期的语言无本质、意义即使用和语法规则观等,都与毛特纳很相似。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深刻的话,那是因为前期他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正是因为对前期“错误”的深刻认识,使他充分地意识到问题所在以及该如何解决。所以,他后期思想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从相反的方向对前期探讨过的问题进行反思,目的仍然是解决相同的问题。显然,这种后期对前期的修正也是一致性的一种表现。这种修正恰恰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追求的支持。

3 语言批判思想的借鉴意义

语言批判思想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另一方面对当前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的成长离不开哲学的孕育。语言哲学对语言学也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它应当为语言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这也是语言哲学的研究者在不断追求和努力奋斗的目标。语言批判理论作为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能够为语言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语言批判的前提是承认语言的有限性。这对于当前语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语用学是目前语言学领域内研究范围广,从事研究人数众多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它的发展却正处于瓶颈阶段。由于语用学的应用范围广,导致对于“如何进行语用学研究、语用学应该研究什么、如何定义、语用学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就连语用学研究者之间也缺乏共识”(Mey 1998: 716)。对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学科的有限性,警惕语用学研究中追求大而全的倾向,进而阻止语用学研究范围无限扩大的趋势。承认学科的有限性,如同康德承认人的有限性一样,就是承认某一具体学科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这是使语用学摆脱“垃圾桶”或“废物箱”命运的一个好办法。研究者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语用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不能将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划归到语用学的名下,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目前的修辞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语言的内部层面的发掘,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已有的修辞手法的研究还停留在分析和解释的阶段,没有更多地去挖掘它们背后所体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修辞手法,比如隐喻、转喻等,恰恰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人们是依靠隐喻而生存的。因此,借鉴语言批判的思想,对修辞学自身的反思以及向语言哲学方向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此,修辞学的“语言哲学转向”也许能够让这个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生机。

4 结束语

关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问题,江怡曾经

指出,“他的后期哲学并不能完全看作是对他前期的彻底抛弃或截然对立,而应看作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即从考察理想的逻辑的语言转向研究日常的的实际的语言,从关心语言的描述转向关心语言的使用等等”(江怡 1998: 163 - 164)。显然,其前后期思想的联系与一致统一于“语言批判”。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是一座宏伟的桥梁,那么“语言批判”就是它的拱心石,通过它,我们可以托起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整座理论大厦。如果说《哲学研究》是一首完美的交响乐,那么“语言批判”就是它的主旋律,通过它,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并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华彩乐章。总之,语言批判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点,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全部思想的指针。理解了语言批判思想,就找到了打开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宝库的钥匙。

参考文献

- 江怡. 世界十大思想家:维特根斯坦传[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李洪儒.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研究——站在流派的交叉点上[D]. 黑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 2008
- 王路. 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J]. 开放时代, 2001(3).
-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维特根斯坦. 哲学评论.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3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维特根斯坦. 论确实性.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0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辛提卡. 维特根斯坦[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徐为民. 维特根斯坦论语言的否定性原则[J]. 自然科学证法通讯, 2002(1).
- Mey, J.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 [M]. New York: Elsevier, 1998

收稿日期: 2008 - 12 - 11

【责任编辑 李洪儒】